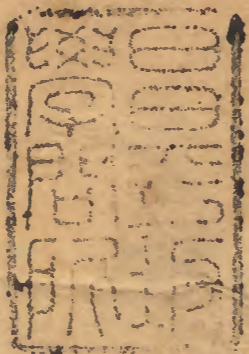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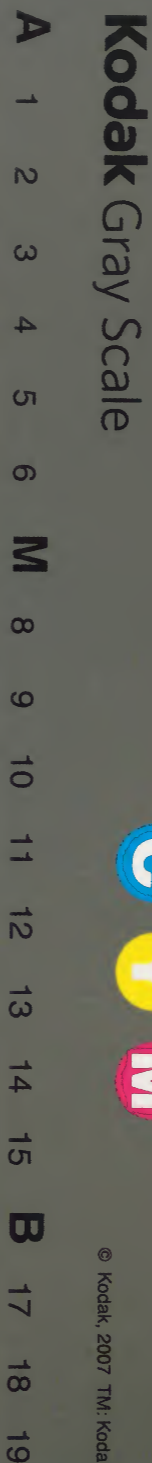
南宋書 傳廿一之四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門
	三	八	四	一	
	〇				
	九				

類	號	冊	函	架	漢書
	三	四	一	六	
	〇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9
冊數	14 (7)
函號	286 57



七本 廿九之三十二
凡四卷

廿九字文虛中 附鄭望之 傅雲 曹勛 韓肖胄 王倫 附王倫 洪皓 朱弁 張邵 附崔繼 林冲之 魏衍

三十陳東 附歐陽敞 高登 汪若海 宋汝為 附凌唐佐 李巨 劉化源 朱漢 劉長瑞 李嘉

一 秦檜 附王次公 范同 楊愿 樓照 勾龍如淵 羅汝禕 万俟卨 王仲山 趙不棄 鄭僂 年 梁汝嘉 湯思退

二 虞允文 附梁克家 曾懷 史浩 陳康伯 附朱倬 葉衡 蔣市 葉原 附魏杞 陳俊卿 附子定

葛邲 附周葵 龔茂良

宇文曹韓王洪朱張列傳第二十一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南來書卷第二十九
掃葉山房校刊

宇文虛中 嗣子紹節 鄭望之 傅雲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歷中書舍人宣和間將與燕雲之役以
虛中為參議官虛中上言本朝與遼講和百年一切恭順今不封
殖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捍之女真為鄰女真藉百勝之勢
不可以禮義服以百年怠惰之兵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
之將角逐于血肉之林恐中國之禍未有息期也王黼大怒降集
英修撰及宗翰宗望南侵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至此奈何
虛中請下詔罪已即命屬草畧曰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
貪饕得志帝覽詔喜曰今日不吝改過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
秦鳳帥姚古种師道帝命虛中曰卿與二帥情好如兄弟以一使

南來書

卷第二十九列傳

南來書

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爲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趨二帥後先引西兵至汴門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金兵逼城下虛中繼而入欽宗欲遣人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咸畏行虛中承命冒鋒刃而進至營露坐風埃金人注矢圍繞久乃得見康王次日見宗望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御筆書定三鎮界詔虛中再往明日從康王還復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金人言其非妄遂解兵北去言者劾其議和之罪竄韶州建炎二年詔求使絕域者復以虛中爲太上祈請使明年金人遣歸虛中曰奉命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遂留寄詞張孝純曰有人若問南冠客爲道西山采蕨薇又詩云定鼎未應周命改登牀合許宋人平又曰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久之金人重其才藝官以翰林學士掌詞命書金太祖功

德碑號爲國師虛中雖仕金乃心不忘王室以蠟書密奏不一事東南之士憤恨陷北虛中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王倫歸虛中附奏云如敵人以家屬爲請願以沒賊辭之秦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其子師瑗言臣父以身殉國家之急與他被執者不同家屬望朝廷主張先定于十年前者爲檜所抑不得對全家驅迫出境虛中仕金每呼同列爲礦鹵貴人積恨媒孽成罪以其家藏圖籍爲反具虛中曰高士談家圖籍尤多豈亦反耶有司并殺士談虛中老幼百口同日焚死檜死後太學生程宏圖言虛中有反金之謀秦檜忌之私遣人告於金人遂致族誅使忠臣望絕于本朝孝宗朝諡肅愍命族子紹節爲後紹節第進士知廬州韓侂胄議用兵紹節專爲固圉計鄧友龍譖于侂胄以書讓之紹節畧曰公有復仇之志而無其畧有開邊之害而無其利浪爲進

取非所敢知侂冑不樂後僉事樞密於蜀事審而後言其卒也寧宗悼之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金人攻汴京宰執議遣使勞軍皆莫敢往已定某爲正使召至都堂逡巡闕門已失所在適望之至張邦昌執其手曰鄭郎中可望之曰何事邦昌語之故望之乞見上請旨邦昌曰有甚旨且往軍前看敵家云何遂押之出國門爲軍前計議使至軍金有郎君語之云和意只似買賣割地輸幣而已望之云買賣者彼此物價相酬既輸幣又割地直是強取一邊矣金人不答遣還上命再往望之與三寶奴論辨金人堅執如初上又命副李稅往稅見金帥北面膝行而前流汗喪魄唯唯不敢措一辭金帥自以書牒朝廷要割三鎮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軍過河時康王與張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又遣望之同稅

再往以珠玉遺金帥望之見留踰旬會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言敵強我弱不可不和狀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連州居住久之帝念曰望之朕故人也復吏部侍郎致仕

高宗始立

傅雱臨江軍人高宗甫立卽欲遣使如金莫敢承者李丞相與雱語遂委之借工部侍郎以行完顏希尹問雱來意卽云本國與貴朝原無深怨只因語言寡信前日兵至城下南朝自無守備故耳今日方來通問如何便要取二帝隨差學士李侂館伴侂與雱閒論華夷盛衰不常昨者侂在城下金只七人登城城上兵皆散人不用命如此可見貴朝疎畧又言貴朝初得燕山侂舉族相慶復爲中華人不料如此雱懇以二帝情事侂云二太子在時曾商量欲發太上回二太子死無人言此過數日侂來私語云南朝復有

兵過河失利去既已遣使議事又發兵來如何相應郎君必差入到館當準備對答也次日高尚書果來云三次兵過河盡有黃榜初張換次馬中次張所皆敗去雋云必盜賊假榜鼓眾耳高去伺復來言今入見議守河不用遼人直取中國人來貴朝發兵正犯其所忌昔年遼亦如此不謀自治散募烏合之眾人雖多總不為用見敵即潰潰散即為盜賊自己殘破州府不亡不止貴朝若截河為界保全南畔州府力亦不小何須引強敵也雋歸具奏之鄭傳俱增改傳雋舊史無今補入

曹勛 韓肖胄 王倫 附 王綸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靖康初為閣門宣贊舍人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又諭勛見康王第

靖康初

建炎元年

紹興元年

二十九年

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秋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羣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紹興十一年金宗弼遣使議和授勛團練使報之及淮遇宗弼遣還命易右職持節尋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殿帝灑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梓宮及太后勛充接伴使二十九年副王綸為稱謝使金主亮定計南侵勛綸還言其恭順和好人怒其妄

韓肖胄字似夫祁州人忠彥孫父治守相州請祠詔以肖胄代父任陛辭帝曰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建炎二年擢工部侍郎川陝馬綱路塞肖胄請于廣西邕州置司互市諸蕃馬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國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窳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

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于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守之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人亡而冒請者衆願立覈實之法重冒請之罪則餉給不虛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吏緣爲奸斂取百端被寇之地復業未及而吏已追呼于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三年乃賦此其先者三年簽書樞密充通問使時金宗翰專政人皆危之肖胄奏曰和乃權時之宜臣半年不返命宜速進兵不可因臣而緩至金金知其家世甚重之往還纔半年自帝卽位使者凡六七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復召赴行在除簽書樞密奏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宜命總帥抽其精銳自成一軍今當以安集流亡爲先江淮間荒田至多若招人授田給糧

汴京失守

建炎元年

捐其租賦必將接跡而至軍士舊爲農者非甚精銳仍復使其力耕勑爲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和議定命爲報謝使接伴者迎于境謂當稱恩賜肖胄三四反乃塞至金就館議事衆皆聳聽其還給羶車及頓遞宴設自肖胄始知紹興府奉祠卒諡元穆昔琦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人以爲榮王倫字正道莘人且弟旭之元孫也家貧無行任俠京洛間汴京失守欽宗御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恨無官耳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宰相何杲以除命太峻斥不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假刑部侍郎充通問使朱弁副之見金宗翰議事見留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遺忠金往通意兩宮始知高宗卽位久之宗翰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舊事

百尺書

卷二十一 列傳

五

建炎元年

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豈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盍歸我二帝太母復我二疆使南北赤子毋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曰君言是也當盡達之已而宗翰名與語曰思謀云云此特侍郎自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天定亦能勝人元帥詳之宗翰不答是後宇文虛中等繼至宗翰皆拘之越五年宗翰忽自至使館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入對備悉帝優獎之時方與劉豫構兵寢其說明年韓肖胄使還金使李永壽王詡繼至倫為館伴與道雲中故舊二人偃少戢七年春徽宗訃至以倫充迎奉梓宮使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

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等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移文取國書倫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脇取不已會金廷者至即渡河見昌于涿具言豫無狀且言豫忍背本國豈能終事大朝是冬豫廢昌語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帝大喜八年再使金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及見金主為設宴三日命蕭哲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偕倫來舉朝沸然皆歸罪倫中丞勾龍如淵面責倫曰公為使當于彼中論定禮數安有同使至此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來往虎口中丞乃言倫如此耶檜解之曰中丞無他欲激公了此事耳倫見通古以二策動之通古恐議令檜見金使于館受書致帝禁中畢事金遂歸梓宮太后及河南地九年春以倫簽書樞密改東京留守倫至東京見宗弼

交割地界交割之議實昌及宗磐主之宗磐專政跋扈為金主所
 誅併及昌召倫赴金國議事拘於中山府令耶律紹文問倫知昌
 罪否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天下皆知係上國意使人只奉命通
 好耳金主曰貸卿還國反問我君臣耶別遣藍公佐論歲貢誓
 表冊命等事遷倫于河間居六載命為平灤路都轉運使倫曰奉
 命而來非降也使來趣之倫拒益力主怒命縊之倫冠帶南向
 拜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愛一死辱命遂
 就死年六十一河間兩雹三日子述聞行得骨以歸孝宗錄其孫
 三人賜諡節愍孫柎自有傳

遣大臣為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自請行乃以為稱謝使曹勛副
 之至金館禮甚隆當時金已謀侵江南特以善意給綸耳金主召
 對便殿發數問綸條對無屈還朝言敵意無他宰相湯思退等皆
 賀綸巧外卒

論曰虛中仕於金乃心宋室宋人始終憐之宋人日望和使
 者數輩不得至倫乃成竟以胡銓一疏負諾于千古然倫終
 能拒金之仕完宋之節兩人得失其可以偏詞論哉秦檜挾
 和秉國不能致倫生還而慮虛中沮和議悉驅其家往金以
 貽族滅此又出尋常計慮外者人臣奉命專對苟利國家死
 生以之二子有焉前史稱虛中恃才輕肆倫市井無行豈其
 然乎

洪皓 朱弁 張邵

附

崔縱

林冲之

魏行可

吳國安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初舉進士即拒王黼朱勔之請昏爲秀州司錄歲澇發廩別以青白幟湍民手爲識無紛競者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人咸德稱洪佛子秀軍叛縱掠惟過皓門不犯嘗上書止帝金陵之行他日帝問張浚曰近諫移蹕者誰浚以皓對呂頤浩薦之使金皓方居喪頤浩解衣巾易衰經入對皓奏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警晉訓楚也帝悅假禮部尚書通問使龔壽副之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乃命皓兼京東撫諭使比過淮而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皓聞堅可撼以義密諭之稟命於朝堅遂強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壽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言成以軍食絕有引衆建康之語今靳賽在揚薛慶在高郵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且畀之綱運如晉明待王

敦可也帝從之即命撫成給米五萬石皓閉行至順昌有盜張俊梗頰道皓說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因撫之至金留太原一年移雲中宗翰逼使仕劉豫皓死拒之宗翰怒將殺之旁一將暗曰忠臣也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龔壽竟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上京僅百里地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希尹聚落也希尹敬皓使教其子或不給食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希尹以取蜀策見問皓力折之希尹曰海大吾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自焚自古無四十年不止者時時與希尹偉辨希尹或喜或默或發怒欲殺之皓曰無使大朝受殺行人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希尹義之和議將成希尹訪于皓皓言封冊乃虛名年號本朝自有東南不宜蠶絹不可增也希尹挈之如燕留一月希尹受誅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皓

紹興十年

以異論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皓在雲中密遣人獻桃梨栗麵二
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向泣血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
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欲捐燕以南
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
二十年首問僅賴此書宇文虛中受金官薦皓為翰林直學士皓
辭金主生子大赦釋皓與張邵朱弁還鄉已復追之及淮而皓已
登舟自己西出使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弁邵
生還皓入見帝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
能過豈可捨朕去耶引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
命撤之退見秦檜曰錢唐暫居而景靈宮極土木之華豈示無中
原意乎檜不懌謂皓于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
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金人來取趙彬等家屬

明年

詔歸之皓曰昔韓起問環鄭人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
宜留不遣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
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又言室撚寄聲室撚者宗翰僕也
檜色變御史李文會劾皓徙外明年大水中官白鏐宣言變理乖
戾洪尚書名臣不用諫官詹大方論皓鏐更相稱譽各坐流責後
徙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贈諡忠宣皓在北廷金
人甚敬之詩文爭相抄誦及還南金使至必問安否為檜所嫉不
死於敵而死於貶人皆恨之子适遵邁

靖康之亂

建炎初

紹興二年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弱冠入太學晁說之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
女鄭介汴洛閒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
於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兩宮弁奮身自薦為通問副使見
宗翰為所留紹興二年金帥府議遣一人歸許和宇文虛中欲弁

與王倫探策決行弁曰吾自分必死豈覬覦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早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吾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使以節為信今有印亦信也願留印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懷之臥起與俱金人逼仕劉豫弁曰吾恨不食其肉忍北面之乎金人怒絕其餽遺弁忍饑待盡已又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官移書耶律紹文曰上國威命朝至則使人夕以死夕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與洪皓訣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曰吾一旦畢命幸瘞我某處題曰有宋使臣之墓眾皆泣下弁笑曰此臣子常分何足悲也金人不復強王倫歸奏弁送徽宗之文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感泣謂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勸帝知幾圖終又

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僅轉奉議郎卒述所見聞忠義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丹僧真寶婦人丁氏宴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狀請加褒錄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建炎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使軍前者邵慨然請行假禮部尚書通問使即日就道至濰州見左監軍昌命之拜邵言皆南北臣無相拜禮且以書堯叟封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爭端是以大國能勝之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昌怒執邵囚於密之柞山又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於獄久之復送金拘之燕山僧寺又作書遺金帥言豫之南侵勝則大國失養鷹之術不勝則豫持首

七年

鼠之謀尋徙之會寧會大赦許宋使自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
莫幸稍南惟皓弁與邵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議成與皓弁俱歸
升祕閣修撰詹大方論其奉使無道奉祠卒邵在會寧以訓蒙資
束脯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于濰州及歸上書
言檜忠節時論少之

建炎初

崔縱臨川人建炎初使金者悉被繫莫敢往縱毅然請行至金首
以大義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徙之窮荒久之許南使自陳聽
歸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竟握節以死

靖康初

林冲之莆田人靖康初使金被拘初猶給乳酪已欲邀其受官冲
之詞色奮厲徙之奉聖復逼仕偽齊不屈置顯州極北地幽佛寺
十餘年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
所恨國耻未雪耳南向一慟而絕子郁從子震霆郁統卒勤于兵

冲卒
子姪

建炎二年

諫遇害震仕祕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寔為剛定官詆紹興和
議即挂冠出都廢放以死莆田人稱為忠義林家

紹興六年

魏行可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奉使充通問使金人知
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言大國舉中
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賢于奉劉萬萬也紹
興六年卒其使也吳人郭元邁以上舍為之副不肯髡髮換官亦
卒於北焉

建炎初

閻進宣武人建炎初從行通問至雲中金人拘留使人散處之進
亡去被獲高慶裔問何為亡曰思宋耳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
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
刑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我皇帝在也行刑者曳令面北進踊身
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又有校尉朱勳分在宗翰所自求妻

朱勳

室宗翰令自擇所掠人勸取最醜者人莫論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宗翰怒勸含笑死槌下

吳國安處州人亦在拘留使金人脇降之國安延頸就刃後得遣還知袁州卒

贊曰行人善詞君命是司况使絕域死生不測蘇武啣雪握節首白凜然千古忠貫日月有美宋臣秉德不惑或死或歸並義均烈

宋書卷第... 下... 終... 不... 也... 深... 日...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陳東汪若海等列傳第二十二 南宋書卷第三十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陳東 附 歐陽澈 高登

京黼用事 靖康初

明年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倣負氣京黼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無所諱每宴集坐客恐累多引去以貢入太學靖康初率眾伏闕請誅六賊言天下事蔡京壞于前梁師成賊于後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結怨于遼金朔開邊釁宜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上皇東行東上書請追貫正刑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姦謫死李邦彥議和惡李綱主戰罷之東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悅之徒社稷之賊也勝負兵家

有宋書 卷三十一 列傳 掃葉山房

之常豈可遽傾任事之臣若用諸姦言斥綱宗社存亡未可知也
河北爲大梁屏蔽若棄三鎮是無河北也能保金人不復改盟乎
幸陛下立反前命復綱舊職付种師道以關外之事軍民從者數
萬傳旨慰諭衆莫散昇登聞鼓壞之喧呼震地一中人出衆礮而
嚮之于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衆乃謹退及金人解去時宰議逐
諸生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寘之獄衆復譁亟用楊時爲祭
酒撫諭乃定吳敏奏陳東太學錄東力辭歸高宗卽位五日相李
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對會綱去上書乞留綱罷潛善伯彥不報又
請親征以還二帝治諸將不進兵之罪車駕返京師勿幸金陵又
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忤時相潛善以語激帝言不亟誅將
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東請食而行手書區
處家事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言旣言

東遇害

三年

歐陽澈附

靖康初

高祖卽位

肯逃死乎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
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無子澈一子三年贈東
澈皆承事郎帝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後並加朝奉郎祕閣修撰
劉豫於南京倣巡遠雙廟制建廟祀東澈贈侯爵王倫過毀之
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美鬚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
靖康初應制條倣政復陳政令乖違十事又言臣所進書觸權臣
者有之迂天聽者有之或結怨于中貴之門或忤臺諫之官臣非
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安天下也金人要盟城下澈聞語人曰
我能口伐之鄉人皆笑已徒步走行高宗卽位上書極詆汪黃
汪黃怒遂見殺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
東歐陽澈翰失色遂力求罷爲東澈著哀辭劉豫僭帝令倣巡遠
廟制位並祀

列傳

卷三十一列傳

二

靖康山房

高登附
金人侵京

欽宗即位

紹興二年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太學生金人侵京登與陳東上書乞斬六賊
廷臣議奪種李兵柄登與陳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集者數
萬王時雍欲以兵殲之登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吳敏張邦昌
為相薦起李邦彥登言邦彥誤上皇致大禍主辱臣死此曹當盡
誅今乃朋比蒙蔽天下人以陛下為不明自此離心矣五上書不
報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有司惡其直授富川簿憲
使董奔聞其名檄讞六郡獄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登
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不償如死者冤何滿秩士民正留不
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以贍高君貧必祈成受
登不可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
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已授靖江古縣
令帥臣胡舜陟謂檜父舊治檜登建祠祀之登曰檜為相亡狀無

可祠舜陟誣登罪詔送靜江獄遣卒捕之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
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閱之有故人為右司者謂之曰
丞相云嘗識君幸一見之可無憂登不肯中書奏仍送獄登乞葬
母就獄而舜陟適以事下獄死事白廣漕鄭昂辟攝歸善令差董
考試策語侵時郡守馳以達檜編管容州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
登登即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比夜
巡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當拜敕大作叱卒曰符在我手無
他語也登謫居授徒以給聞朝廷行事小失則輦蹙不樂大失則
慟哭隨之後五十年朱熹為守奏贈承務郎

汪若海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靖康元年金人侵擾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
詔未三刻而文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

靖康元年

南水書

卷三十一 列傳

三

請葉山房

高宗起兵

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閉關養敵坐受其敝屬康王起兵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倚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欽宗遣如康王所宰相何梟異議不果遣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繼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宜早即位以圖中興高宗即位議以張浚宣撫川陝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乃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忤執政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眾跋扈朝廷命張浚屯江西參謀湯東野與若海故見于道中喜甚謂曰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馳往談三策以動之允文大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徒張用曹成等同歸朝廷用即以

高祖即位

紹興元年

其眾二十萬解嘲効順惟成有二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眾五千人翌日成遂遁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張浚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為為國家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因獻平寇策紹興元年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劉錡兵不滿三萬遣人乞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畧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知江州時方經畧中原朝廷議用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為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宋汝為

附

凌唐佐

李巨

劉化源

米璞

劉長孺

李壽

靖康元年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圍京師闔門遇害汝為思

南史書

卷三十一列傳

四

靖康山房

報國家及父兄之仇建炎三年奉國書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遇宗弼軍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怒甚縛之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士也至京師瀕死數四豫僭號汝為持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使歸朝廷豫曰使豫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授通直郎固辭遂結連陷北者凌唐佐李亘等以機密歸報朝廷紹興十三年汝為亡歸作恢復方畧獻于朝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乃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往者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女真得投機而速發長驅直擣占據兩河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鬪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羣盜首戰之餘勇

氣百倍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力挫其鋒狼狽逃遁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坐失恢復之功兀術所恃者不過自能乘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眾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敵必首尾勢分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敵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為計矣久之有以汝為蠟書歸報金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汝為身長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遇之溪上知必奇士欵留之見其議論秀發洞貫古今靖康開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為國復仇收還土宇頗

隆興元年

建炎初

劉長孺

紹興元年

為諸公所知名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為能知死期常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為倣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隆興二年參政虞允文以聞特官一子
凌唐佐休寧人李亘乾封人仕於豫密謀以豫虛實告于朝事泄亘坐死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于境上
劉化源耀州人建炎初金人入關陝化源時知隴州不肯降城破被執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有米璞者與化源同鄉里時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劉長孺亦耀州人與豫書勸以轉禍為福豫怒囚之百日終不屈復官之不從紹興元年宣諭使周聿上之朝詔赴行在各轉兩官後金渝盟長孺知華陰不屈死

建炎中

紹興元年

李嘉開封人建炎中知彭陽縣亦不降與民移治境上民執之以獻金人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為歸附命為儒林郎嘉言於所司曰昔為俘獲不敢受歸附之賞還其牒紹興九年死原州

王忠民

附 吳椿年 蔣繼周 周南仲 劉嶸 吳仲 吳仲

王忠民字子道潁陽人幼通經史杜門却掃人莫見其面宣和六年童貫為招討取燕山忠民聞之曰祖宗與遼有唇齒之好今信奸人之計而輕棄之禍至無日矣既而金人渝盟復取燕山徽宗大悔下詔曰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忠民讀詔泣下淵聖傳位詔臣民直言忠民乃著安邊休征書又畫圖遣人詣北軍遺金人又著經民通利去冗裁俗諸策呈河南府投進建炎元年金人榜文有弔民伐罪語忠民即著論以辨遣謀者散于

境避地南下遇商號鎮撫董先因留之軍中事以師禮宣撫張浚
制置王庶欲官之不受遂薦之朝補宣教郎忠民乃以誥納木匱
中題其上云本心報國非求名祿藏匣于七寶山下懇去時董先
軍豫章往依焉罷歸十年挈家還臨安卒
金人侵無爲軍居民驚移一空巫師吳椿年偃僕不能行隱岳廟
中金有十八人入城椿年迎拜之引金人入州治登譙門椿年指
示民家曰某家某家金人狎之椿年遂竊其馬以馳其將步追之
顛踣損腰椿年馳告崔臯令率兵以進擒損腰者餘十七人遁臯
縱軍入城取民遺留之物大張其功言收復一城生獲字董遂轉
三官

太平知州王傅每遇官兵請器甲者卽諭之曰不必如此張皇大
金與我無仇必不見殺其語播於城市學官蔣繼周見傅傅怒而

出繼周曰滿城人皆言知州是細作宜急爲守備以破其說不然
恐生變傅默然氣奪乃勸其申報朝廷傅從之朝廷始知敵兵至

采石

布衣周南仲上書請詳和議可否

紹興二年十月癸巳廸功郎劉嶠上萬言書其六策廣樹同姓其

七存士紀綱

十二月丁亥布衣吳仲上萬言書

紹興三年十二月壬辰廣州寘口監鹽場稅吳仲上書言和戰利

害

贊曰匹夫有志自不可奪東澈肆直抗言莫遏若海高亮主
知特達汝爲忠民能隱能躍卓犖斯人何羞被褐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二終

贊曰四夫言志自不可奪東嶺直林言莫敢言高其主

得
與三平十二月壬寅與仇真口語盡其與林土書言味輝味

十二月丁亥亦與仇上萬言書
士亦土孫歸

與二平十月癸巳與仇真書其六策黃繼回其
亦文周南中土書請精味滿口否

采百
怒坐變漸熾然康寧八憐其申薛陣致於此之際致敵味漸兵至
出繼風日繼姓人替言味味異縣升宜急為守計以勉其氣不

秦檜湯恩退列傳第二十三
南宋書卷第三十一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秦檜

附

王次翁 范同 楊恩 樓照 勾龍如淵 羅汝楫 万俟卨 王仲山 趙不韋 鄭億年 梁汝嘉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第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吳玠共
薦檜歷除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莫儔吳玠傳金帥命
推立異姓畱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
察御史馬伸言于眾曰吾官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
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為臺長聞伸言即列名進狀曰宋于中國
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于百姓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張邦
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幸共為蠹國之政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
之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大金屏

政和

翰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金人怒取檜詣軍前立邦昌為偽楚檜
 從帝至燕山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宗翰與約和議俾檜潤色
 之檜以厚賂達宗翰及昌金主以檜即昌任使昌即撻懶也建炎
 四年昌攻山陽檜賂昌妻得偕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登小
 舟赴漣水邏者將縛之檜曰我中丞某也有王秀才謬為識檜給
 其衆一見揖曰中丞勞苦衆謂信然檜遂與航海歸行在八見自
 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力薦其
 忠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
 所草與昌求和書帝曰檜樸忠過人使朕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
 一佳士也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至專與金人解仇議和
 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廷首倡和議故昌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宗
 尹罷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今無相不可行

也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再相檜風其黨建言
 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于鎮江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
 引朱勝非為助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罷安國求去
 於是檜黨江躋吳表臣程瑀張燾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照並
 落職予祠檜初欲順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
 頤浩問去檜之術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黨魁胡安國宜先去
 之先是安國嘗問人材于游酢酢以檜比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
 賢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罷上召直學士院蔡崇禮
 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
 安歸檜言為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並無聞崇禮即以上意載訓
 辭有云聳動四方之意朕聽已疑建明二策之言爾才可見麻制
 成播告中外詔落職榜朝堂示不復六年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

在用張浚薦也後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
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于是復相臺諫交
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
無一語始浚鼎相得甚嘗共論人才浚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
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及其政遂不復薦檜因此恨浚在樞府
日惟聽鼎鼎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拜右僕射金遣烏陵思謀
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還期可待惟
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已與和議之速
成宰執退檜獨留身言陛下決欲講和乞顯與臣議勿許羣臣豫
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帝欲和甚
堅檜曰臣恐別有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
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決和議鼎力求去位初帝無子命擇藝

祖後得伯琮作玖入宮改名瑗瑗先建節封建國公鼎請建資
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為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
璩封吳國公樞密副使王庶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約同奏面
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知陛下有
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後數日參知政事劉
大中亦以此為言鼎與大中俱罷鼎既去檜決意議和呂本中張
九成皆不附和議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銓貶韶州
陳剛中以啟賀銓檜大怒謫剛中安遠縣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
言龍南安遠一去不轉剛中果死司勳郎朱松胡瑄等言金人以
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覆我王室弛我邊備竭我國力
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詔諭江
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

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奉禮郎馮時行召對引漢高祖分羹事為喻帝曰朕不忍聞顰蹙而起檜乃謫時行萬州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于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首劾銓去金使蕭哲至冊上為宋帝檜欲上行屈已之禮帝難之如淵議謂得其書納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照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于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命檜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以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牋以鎮浮言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張浚在永州馳奏以石晉劉豫為戒韓世忠疏以劉豫見待為憤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

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七月宗弼殺宗盤及元帥昌拘王倫于中山府蓋宗弼以歸地為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十年金人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以王次翁奏檜位復安時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于是淮寧蔡鄭為金人有十一年宗弼再舉入廬州諸將王德等連戰皆捷檜忽諭班師自是不復出兵檜欲盡收諸將兵權因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並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以宣撫司軍隸樞密院十月興岳飛獄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為指斥乘輿殺之十二年八月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子熈舉進士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為第一熈本王喚孽子檜妻喚妹也無子以熈為子十三年賀日食不食彗星見選人康倬上言彗星不足畏

檜大喜楚州奏鹽城縣海清知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于是粉飾治具爲苟安計不復巡幸江上矣洪皓歸自金國以致金人室撚語逐去室撚者宗翰左右也檜嘗爲宗翰草檄室撚見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恨先是議建國公出閣檜上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遂嗾詹大方言鼎邪謀不測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阜夔稷契爲不足必曰元聖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無復有公是非矣檜喜賊吏惡廉士四方饋遺無虛日內庫偶闕腦子帝求之于檜檜進一匣內有題識乃廣西經畧方滋送進陰結內侍上動靜必具知之日進書畫奇玩專徇帝嗜欲故寵眷無比帝幸檜第檜妻父子孫皆加恩檜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

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張浚以星變上疏言謀爲豫備貶永州趙鼎在吉陽軍檜令月申趙鼎存亡鼎不食而卒進士施鏞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自此頌詠導諛愈多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以爲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于市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鄭章告其鄉人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亭號潛光有心于黨李堂名商隱無意于事秦檜惡之二十二年興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葉三省楊煒索敏求四大獄皆坐謗訕二十三年檜請下台州取蔡崇禮所受御筆繳進檜孫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第一檜從子煒煇皆登上第塤策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氏帝擢孝祥爲第一降塤第三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

帝常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
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獻言者非頌檜功
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或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
類以塞責故帝及之衢州盜起檜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
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後知普安言之遂奏
普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沈長卿
與芮煜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鄰人所
告俱編置遠州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
王氣詩愿中由此得名張扶請檜乘金根車趙令衿觀檜家廟記
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告送大理檜於一德格天
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張浚姓名必欲殺之令鼎子汾自誣與浚及
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

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瘖奏請代居相位帝
曰卿不當與遂命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是夜檜卒年六十六
諡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
無恥者率爲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爲功凡論人章疏皆檜自草以
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卽
捕治中以深文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檜立久任之說士
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
易執政二十八人如樓照王次翁范同方侯嵩之徒率拔之冗散
旣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然甫
入卽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卽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金人以敗盟
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檜沒後淮東提舉朱冠卿奏故
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絕私于子孫族裔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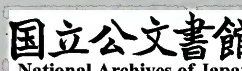
如前舉一榜曹冠秦墳周寅鄭時中秦焯鄭鎮沈與傑秦熿凡八
人多是乳臭小兒侵占省額乞于冠等階官以左易右冠卿勝非
子也中丞湯鵬舉亦屢以為言秦熿患之乃檢鵬舉昔日所上其
父書皆戴德佞媚語密遣人進珠寶數十萬于上及中宮與劉貴
妃繳鵬舉書上惻然遂戒諭臣僚勿言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諡
謬醜檜及次翁事俱增補

王次翁濟南人知處州歸寓于婺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
照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
也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為檜言于帝曰前
日國事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于前人
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
下以為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次翁既論罷趙鼎鼎

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令次翁又言之謫鼎興化軍又
論鼎聞邊警喜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再貶潮州安置
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
士論大駭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未至檜與次翁謀率世忠
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
燕具如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一至即同召入鎖院夜將半以制
命三大帥軍中列校各統所部稱銜曰統制御前軍馬陞黜賞罰
得專達諸校欣然受命明日宣麻三大帥皆除樞密及出院所部
已散導從皆密院之人矣太后回鑾次翁為扈從使初太后貸金
於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堅不肯償相持境上
凡三日副使王喚哀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帝怒欲誅之次翁
先白檜謂以未嘗稟命不敢專檜大喜力為營救奏為報謝使以

避帝怒使還帝終惡以檜論次翁辭位檜憐之餽問不絕檜擅國
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建康人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檜力主和議金使蕭哲入境
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見者流涕及檜患諸將難制同獻計請
皆除樞密罷其兵權檜喜乃以同為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同
始贊和議為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使万俟卨論罷之
楊愿權中書舍人初修玉牒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
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尋進參知政事十五年罷初愿與張擴並居
西掖一時書命藉擴潤色擴賦二臺筆詩愿以為誚已訴於檜諷
李文會劾之先是高閑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又語檜曰九成
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閱薦之以語愿愿攻閱去愿迎合檜意附下
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起知宣州表第王炎調蘄水令過之

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
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
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卒愿無耻善佞
飲食動作悉效檜檜偶食噴噎失笑愿倉卒亦噴飯而笑侍者哂
焉檜久厭之命御史排擊而預告之愿涕淚交頤曰受太師生成
恩過父母一旦別去何時望車塵馬足耶檜憐之使以本職奉祠
僅三月起知宣州後李若谷罷參政或曰胡不效楊愿仲之泣李
笑曰實急撰此淚不出檜聞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余堯弼在
政府檜適病告帝訪以機務不能答及檜八見上曰朝廷事亦宜
使堯弼與聞檜退責堯弼曰君故欲相賣耳明日臺評交章斥之
段拂最憤憤一日上前檜言久拂俯首瞋睡檜退始覺殊倉怖還
廓幕謝罪檜方閉目誦佛與客贊揖至三乃答窮詰其狀旋遭劾



樓照附
帝在唐

紹興九年

勾龍如淵附

羅汝楫附

子願

責居

樓照永康人帝在建康照謂今日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已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于是移蹕臨安遷給事中紹興九年以金人來和敕照草詔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往陝西宣諭德意照至長安倚檜勢妄自尊大尤鄙武臣諸郡多武臣為守悉令庭參而退及與幕官接席議事民有訴牒者非五千錢不能達還朝權參知政事與祠

勾龍如淵道江人檜力主和內外諸臣皆以為非檜患之如淵曰相公為天下計而邪說橫起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御史中丞連論王庶劉大中罷之後坐與范廷臣忿爭罷卒

羅汝楫歙縣人遷殿中侍御史與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斂咸謂死有餘罪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解居之汝楫劾其無忌憚令庶徙居遷侍講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議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請祠卒子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為詞章高雅精練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死于像前

萬俟卨陽武人盜曹成掠荆湖間卨時避亂沅湘帥臣程昌寓檄高權沅州成奄至城下高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岳飛宣撫荆湖遇高不以禮高恨之入覲希檜意譖飛于朝擢右正言檜令高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命高治飛獄飛坐死劉洪道

與飛有舊尚劾其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于是洪道抵罪和議成尚請詔戶部會計用兵時與通和後費各幾何若減于前日乞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以備緩急梓宮還以尚爲攢宮按行使內侍宋唐卿副之尚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尚以聞尚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尚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尚遂罷去後召拜尚書右僕射張浚以尚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受命于金尚見書大怒以爲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竄謫

王仲山秦檜妻父也知撫州弟仲疑知袁州金兵至兄弟皆迎降命基崇禮行其責詞曰昔唐之亂列郡並陷常山平原二顏獨守

今爾兄弟爲郡江西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如出一迹雖爾無耻不愧公議然亦何顏下見先人已而和議成仲山仲疑復來歸以檜故復仕列郡

趙不棄宗室子秦檜惡鄭剛中除不棄宣撫總領剛中服用踰制不棄文致其事檜乃罷剛中擢不棄敷文閣學士知紹興浙東旱饑提舉秦時昌檜兄子也不棄媚檜言其悉心賑恤得遷秩

和議成後金宗弼以書來索張中孚中彥鄭億年張孝純杜充宇文虛中王進家屬而發孟庾李正民畢良史三人南歸朝廷答書獨留億年蓋秦檜庇之也億年故相居中子其母王仲山妹也檜妻旣與億年爲兄妹而燔復娶億年兄女居中在相位日李邦彥知舉莫儔詣諸房搜得億年文名舉第九物議沸然徽宗手詔庇之授祕書少監在圍城中曾污僞命尋隨駕南渡金宗弼至迎降

之在金為戶部侍郎仕劉豫為資政殿學士參預伐宋機謀歸朝復為資政以百口保言金不敗盟已而金竟渝盟為朝論所唾億年怡然久之奉朝請 王仲山以下俱增入

梁汝嘉麗水人臨安闕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檄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為真加直龍圖閣汝嘉素善秦檜侍御史周揆將按之汝嘉聞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揆起居郎揆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幸也待聘始知為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此薄汝嘉汝嘉長于吏治在臨安尤稱

湯思退

王之望 尹穡 張孝祥 錢端禮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除祕書省正字秉史筆二十五年除簽書

紹興中

樞密院時檜當國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不敢辭思退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非檜黨信用之進尚書左僕射金帥遺書省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盧仲賢持報書往既行帝戒勿許思退奏以王之望為通問使將割棄四州張浚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召浚為右僕射浚請幸建康圖進兵帝手批王之望等並回竄仲賢郴州思退恐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帝曰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因上皇有母信張浚虛名誤國之語帝頗惑之乃罷浚命作書許金四郡思退復命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帝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太學生張觀等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奸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

張浚不合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主之也

王之望台州人歷陞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招民質劑未稅者搜抉隱匿得錢為緡四百六十八萬眾咸怨之孝宗即位充川陝宣諭使敵帥合喜侵鳳州以吳璘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議罷德順戍虞允文為宣諭力爭不從帝以手札命璘退師以之望代允文之望贊璘棄德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校所存無幾連營慟哭帝聞而悔之隆興初為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之望雅不欲戰因奏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奏除之望吏部侍郎之望首言守不足恃又上言廷臣執偏見為身謀乞辭在庭平議論時思

退主和浚主恢復之望陰為思退地也金侵濠楚帝命思退督江淮師思退力辭不行帝怒之望救解之遂命之望勞師江淮之望貽書敵帥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世為叔姪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帝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合諸將不得妄進為言者論罷之望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

尹穡為監察御史時符離師潰金帥移書索地詔集議穡以為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既而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不可穡劾浚跋扈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八侵帝意中悔穡請置獄罪不肯撤備及棄地者時方以和為急擢穡諫議大夫上書者攻和

紹興

孝宗即位
明年

議之失言稽專附大臣為鷹犬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奸謀皆可斬于是主議之臣與稽相繼廢黜

張孝祥字安國烏江人紹興廷試考官定秦埴為首高宗擢孝祥第一而埴第三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為胡寅厚檜素恨寅于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檜死以孝祥為祕書省正字上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罪乞令有司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已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為館職澈老成厚重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揀之至是澈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盧杞下孝祥罷孝宗即位知平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為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乞賴以濟張浚

自蜀還朝薦孝祥孝祥既為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請祠卒年三十八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命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仇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孝宗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累遷權戶部侍郎嘗建言用楮為幣于是專委經畫分為六務出納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張浚出師符離失利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于國湯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目前端禮奏仲通言是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

去端禮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爲戒于是思退復留以端禮充淮
東宣諭使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僥
倖行險輕躁出師誤國甚明端禮旣以是詆浚尹穡亦劾浚罷都
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宜早定和議再往淮上驛
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
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爲得上
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檄海泗二州戍兵上嘗問欲遣楊由
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王抃行俾與金帥議
許割商秦地歸彼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畧同紹興世爲叔
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爲歲幣及抃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
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
內治若爲忿兵未見其可抃遂行謀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旣

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相位甚急皇
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
任執政不報館閣士相與上疏劾端禮皆坐絀陳俊卿抗疏力詆
其罪且以本朝無以戚屬爲相懼不可爲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
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
其言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祠侍
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卒諡忠肅
贊曰唐言盧杞宋稱秦檜奸兇戾惡千古無對適逢敵驕兼
以庸憤北面事仇史書流穢庸哉思退同爲敗類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三終

自以... 贊曰... 喻史... 其言... 又心... 其罪... 其持... 其于... 其子... 其家...

虞允文史浩二陳葉葛列傳第二十四 南宋書卷第三十二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虞允文 附 梁克家 史浩

紹興二十三年

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紹興二十三年登進士第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中書舍人趙逵首薦允文名對論士風之弊文章必抑輕浮言語必斥巧偽政事必去苛刻庶可任重致遠帝嘉納之金主亮修汴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允文上疏願詔大臣預思備禦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金使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之語于是召三衛大將趙密等議舉兵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

南宋書

卷三十二列傳

掃葉山房

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
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耳不聽卒遣閔
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糧
帳相望鉦鼓聲不絕自渦口渡淮時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
西及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帝欲航海陳康伯力贊
親征命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
鎮江盡失兩淮矣金主率大軍臨采石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
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
石時權軍猶在采石及允文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
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勞之因問權敗狀衆曰見敵卽
走未見敵之能允文曰彼萬一過江爾輩走亦不及等死耳何不
死戰求生衆曰誰可將者允文曰李顯忠將至衆曰得人矣敵謀

明日渡江勢已迫奈何允文曰爾輩肯戮力金帛誥命皆在此衆
曰當盡死力轉相告皆奮臂請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
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
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時
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
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
甫畢望揚林口一舟先出首尾相銜凡出十七舟餘爲沙塞不可
出允文命發戰船水軍蔡韓二將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登
海鯁船踏車發十海鯁迎之允文坐蛾眉臺督之曰此是必死之
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回鄉之理衆皆奮躍海鯁衝十七舟舟分
爲二官軍呼曰我軍勝矣奮勇合擊金人不善運船船皆平沉所
載勇士每船五十餘人一技不能施一船漂至薛家灣王琪以勁

弓齊射人多掇屍于板各舟無人存者是役也統制時俊戰尤力
初亮問其下昔年兀朮渡江事其下曰江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卽
走我船着岸岸無一人一騎亮曰我渡江亦如是矣及楊林出舟
當塗民登山觀者排立數里不動遂助兵勢金尚有四十船未出
江亮怒盡殺之捷聞允文謂將士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
諸將分海舟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再以捷聞旣而敵遣偽照
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
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
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
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分能分
兵相助乎顯忠分兵萬六千往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
允文還建康卽上疏言敵敗采石將徼幸于瓜洲今我精兵聚京

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及至京口敵屯重兵
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諸軍皆聚京
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鯁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
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爲戰艦
且借之平江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
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
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
未幾亮爲其下所弑初亮在瓜洲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
之諸將謀曰進有淄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曰殺
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
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
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奏聞召允文

孝宗皇帝

八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以
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
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允文至蜀與吳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
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
受禪朝臣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遏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
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
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允文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
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
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率
於同列不能回也隆興元年八對史浩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
為草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鯨吞之未已允文言今日有八可
戰帝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湯思

隆興元年

明年

吳璘卒

退欲棄唐鄧海泗允文力爭思退奏曰此皆大言誤國以邀美名
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允文致仕思退竟割唐鄧明年金
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拜參知政事吳璘卒帝諭允文
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
濶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四川宣撫使太上賜御書聖主得
賢臣頌帝為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焉拜左僕射允
文多薦知名士及為相籍人才為三等有見聞即記之號材館
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
晁公武李燾其尤著者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故金不從且謀
報欲以數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亮決
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
允文上疏屢陳立恭王惇為皇太子會慶節金使蔡天錫入見金

主壻也驕倨甚固請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帝以僕射名不正改為左右丞相八年授允文持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允文嘗薦克家端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劾之帝怒詔與遠惡監當允文繳回帝益怒克家曰希呂論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體也帝怒稍解卒薄希呂之罰已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帝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母聽其去帝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帝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曾覲薦一人賜第允文爭之不從力求去授四川宣撫封雍國公陞辭帝諭以進取期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日恐內外不相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

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帝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使蜀一歲無進兵期帝密詔趨之允文言軍需未備帝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賜諡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言動有則望而知為任重之器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忠勤無二孫剛簡最知名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紹興廷試第一累遷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晏射連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為令乾道六年參知政事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允文主恢復克家密諫數不合力乞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

乾道九年
明年

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最當毋庸去八年拜為右丞相允文既罷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說怒士大夫不附已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出知建康後封儀國公薨諡文靖曾懷字欽道公亮曾孫寓居常熟以父任金壇簿歷知真州孝宗以懷有應用才除度支員外郎別置拘權錢物所令專行以豐裕聞超戶部侍郎尚書在版曹凡五年未嘗以錢穀語人凡錢穀之數州郡所積及出納之多寡纖悉必記上以蕭何劉晏目之乾道九年拜右丞相明年歸甫及里復拜力疾赴闕命免朝參特製輕小金帶以賜懷由世家登宰輔以清約自持侃侃得大臣體常言事之大者視之以小事之小者視之以無則天下無復事矣史浩字直翁鄞縣人升國子博士因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

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王府教授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庶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珮斯訓金亮畧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為前驅浩為王力言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于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為不可上亦欲令王遍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孝宗受禪遷翰林學士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

隆興元年

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
議應敵定論洪遵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問浩浩奏先為備
禦是為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敵去則論賞以邀功敵
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
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
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入覲乞降詔幸建康浩
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
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
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
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今用兵二
十萬以十萬屯守要害而守舟運糧各二萬戰卒僅六萬耳恐未
足以威敵敵兵亦直壓江淮此時都督身出在山東乎在江淮乎

淳熙五年

浚默然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
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
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因又言康伯欲納歸
正大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
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
洲自遣史正志往視正志與浚論辨十朋亦疏正志朋比併及浩
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五年復為右丞相上曰自葉衡
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
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掠者
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恃眾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擒軍民
首讎呶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
掠人奪貨至于闕則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

童特與抗鬪耳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豈二世事尋求去充醴泉觀使後有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畧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偏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為官擇人懲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批既出中外大聳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于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之仁待臣下以禮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于忠厚夫為國而底于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

十年

嘉定十四年

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十年請老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薨年八十九賜諡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追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上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待之如初其寬厚類此子彌大彌遠彌堅

贊曰允文當敵可方裴度史浩策事固勝桓公畫江窺陝各矢忠猷彼迂濶者帝省其謬

陳康伯

秦檜當國
紹興三年

附 朱倬 葉衡 蔣芾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
省五年泊然無求紹興十三年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臥勿
問八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
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三奉祠垂十年檜死歷遷
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為帝
嘗謂其靜重明敏真宰相也拜左僕射金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
淮漢地於是召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康伯傳旨曰今日更不問
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
避策右相朱倬無一語康伯獨以為已任請分三衙禁旅助襄漢
待其先發應之及金侵廬王權敗歸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
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

孝宗即位
隆興元年

追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
置酒帝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
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
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請下詔親征金亮為下
所斃國人立葛王褒遣高忠建來告登位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
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
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用孝宗即位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
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隆興元年丐外祠除醴
泉觀使北兵再入淮甸人情皆望康伯復相帝出手札遣使即家
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左僕射進封魯國公親故為康伯病宜辭康
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危當輿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
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婿掖以見減拜賜坐許肩輿至殿門

南宋書

卷三十一列傳

歸業山房

乾道元年

朱倬附

葉衡附

敵退師尋免朝謁臥家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諡文恭改諡文正

朱倬聞人與秦檜忤檜死歷知惠州陛辭高宗問卿久淹何所倬曰厄于檜上愀然尋除浙西提舉令朝辭上殿益異數也遷中丞嘗言耳目官非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輒夙興露告奏凡數十焚稿不傳拜尚書右僕射薦史浩虞允文進用後為王大寶所劾罷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知於潛縣歲災蝗不入境治為諸邑最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歷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絕江淮兵籍偽濫詔衡按視民兵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名衡預觀賜酒拜右丞相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

蔣芾附

紹興初

明年

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帝言朝廷所用止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上又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邦彥恨衡擠已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郴州安置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于曾覲云

蔣芾字子禮宜興人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于養兵藝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滅于內而添于外何益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芾採衆論參已見為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尋被

論落職芾始以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

葉昭 附 魏杞 陳俊卿 附 子宓

葉永字子昂仙遊人知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帥曹泳令夏租先期送什之八永請少紓泳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永固辭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永以所獻充正賦湯思退兄奴犯禁永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守坐逋緡錢免即移永代之初至郡無旬月糧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永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累遷參知政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廬場帝以問永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出沒不常不勝其擾進左僕射上以國

乾道三年

魏杞 附

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永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卒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上曰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永曰臣恐廉者甚于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永引漢故事上印綬歸至家不疾而薨諡正簡永為人簡易清介與物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童妾田宅不改其舊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通問使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書可次盱眙金林忠義高志寧方擁兵闖淮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王當廷授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與志寧分兵侵山陽帝怒金反

南史

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一

帝崇山房

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褒具言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甚悉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裔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帝慰藉甚渥一歲間遷至右僕射兼樞密使會郊祀冬雷用災異策免卒諡文節

陳俊卿

秦檜當國

孝宗時

湯思退專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授泉州觀察推官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諸掾屬方集飲某所被詰俊卿唯唯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公方盛怒忍幸自解重人罪乎藻歎服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王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

金主亮

孝宗即位

厭人望乃疏言張浚忠盡白首不渝上悟以浚守建康金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亮死金主褒新立申舊好俊卿奏和好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孝宗受禪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充江淮宣撫權建康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危道也盍分舟師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張浚謀大舉北伐俊卿未可仰宏淵果以兵潰主和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時尹穉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疏上即命浚都督

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稿所擠俊卿請祠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
 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因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
 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
 甚亟館閣之士疏斥之端禮遣客密通俊卿翌日進讀寶訓因言
 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恨之時
 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
 之言力以為戒上喜受詔館金使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
 士大夫頗出其門及副俊卿館伴公見外不交一語來謁亦謝不
 接洪邁以所聞二人語問俊卿某當除某官俊卿具以質于上上
 遂出淵覲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言
 本朝兩淮民上國俘獲亡慮數萬本朝未嘗言恐壞和議或至交
 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葉魏杞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

鑛名冶工即禁中銀俊卿奏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劾奏
 罷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指揮使王琪按視兩淮城壁還薦
 和州教授劉甄夫俊卿言琪薦兵將乃其職教官有才何與琪事
 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詐傳
 上旨非小故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
 聞俊卿奏事須奏審方行從之同知樞密劉琪進對激切忤旨既
 退手詔除琪奉外祠俊卿密奏陛下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臣
 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俊卿退自劾上
 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制授右僕射俊卿以用人為
 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于
 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
 否薦虞允文才堪相上召允文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上御

明年

淳熙二年

弧矢弦激致目青俊卿疏曰陛下未忘騎射臣知非樂此志圖恢
 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
 義則英聲義烈不越樽俎固已懾敵人於萬里豈特區區百步之
 間哉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曾在告請于允
 文得之俊卿聞救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
 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恨之明年允文復建議遣使金請陵寢上諭
 俊卿俊卿奏大事欲計萬全不敢迎合意旨誤國事即杜門請去
 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
 使終不得要領俊卿歸第做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召對
 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諸將多以賂得曾
 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
 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

建康十五年

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抃之
 門十纜一二尚畏人知今則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
 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此曹聲勢既長毋敢為陛下言恐累聖德
 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
 簡罷無名之賦以魏國公致仕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
 云遺表止謝聖恩勿求恩澤及功德勿請諡樹碑諡正獻俊卿孝
 友忠敬得於天資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雅善
 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弔之子

子必
嘉定元年

必字師復自少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上
 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
 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型有未正也

南齊書

卷三十二 列傳

七

請其山房

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
 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勤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
 也鈔鹽變易楮幣枹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
 將躡躡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
 三牙無汗馬之勞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
 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
 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卻九年對言陛下臨政
 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
 良由上下相蒙務于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
 是有意于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
 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可畏猶以早不為
 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

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
 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眾怨所萃則相繼
 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奸宿憾
 以巧請而牽復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
 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
 力爭奠禪廟算獨于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
 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
 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
 不敢違中書之請豈祖宗設官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
 出知南康軍至官歲大稔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宓就役
 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創延
 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寶慶初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歿已

閏月矣初宓之在朝也侍丞丁焞往使金宓歎曰世仇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中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咄道不絕之故耶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

葛邲

附 周葵 龔茂良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授上元丞會金人侵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除正言疏論征權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稱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為額乾道六年

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四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以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庶少蘇疲甍累遷中書舍人邲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後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于培刻取償張疑以說之子除知閣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邲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邲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羣商沒入其貨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邲為東宮檢屬孝宗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未期年除知建康請祠寧宗即位判紹興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

光宗即位

寧宗即位

自巳其實踐如此薨諡文定配享光宗廟庭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為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張浚議北伐葵上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知信州和議已定被召時秦檜獨相意葵前論事去必恨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樂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

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既絀葵落職起知平江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為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意劾之落職屏居鄉里憂患頻仍葵獨安之檜死葵權給事中湯鵬舉劾葵乞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太平州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歲熟市河久湮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然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覲孝宗色為動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眾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

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
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于心此臣
所以欲去也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為佳士次第用之太常奏
郊牛斃蔡言春秋鷄鼠食郊牛角免郊況邊虞未靖請展郊以待
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蔡即求去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
心葵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命晚號惟心居士諡
惠簡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
之勝本于能斷靖康之禍在于致疑願仰法景德勿為靖康除監
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其占為女寵為嬖
佞為小人專制內侍曾觀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會內侍李
珂沒諡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

諡今施于珂為可惜竟寢其諡嘗言大淵觀奸回上諭以皆潛邸
舊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唐
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奸邪朕獨不知何也泌曰此其所以為奸
邪也今大淵觀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
以深憂不報即家居待罪上後知二人之奸既逐於外起茂良廣
東提刑即番山之址建學城東舊有廣惠菴中原衣冠沒於南者
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敢寄蒸露者皆揜藏無
遺除江西運判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
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上戶止索逋發廩賑贍全活數百萬召對
奏潢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願詔監司募人從便請耕民
有餘粟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拜參知政事湖州守奏通判不法
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奏事退回列留身出獄案進

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辨葉衡罷
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
錄用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
軍糧數十萬茂良奏其事俄召良臣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
貶良臣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
諭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召史浩
于四明茂良因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
以文資錄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
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
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
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覲慚退茂良批旨取賈光祖
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

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力求去是日除
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
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乃放罷尋安置英
州父子卒於貶所覲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上曰茂良本無罪遂
復官諡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朱熹從其
子得副本讀之事雖恢復而其意極言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
贊曰康伯鎮靜後卿謹嚴葉永簡易葛邲節宣不激不隨無
黨無偏以翼孝宗可稱得賢

宋史

宋史列傳第二十四終

宋史

宋史列傳

七

宋史

